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列國世紀卷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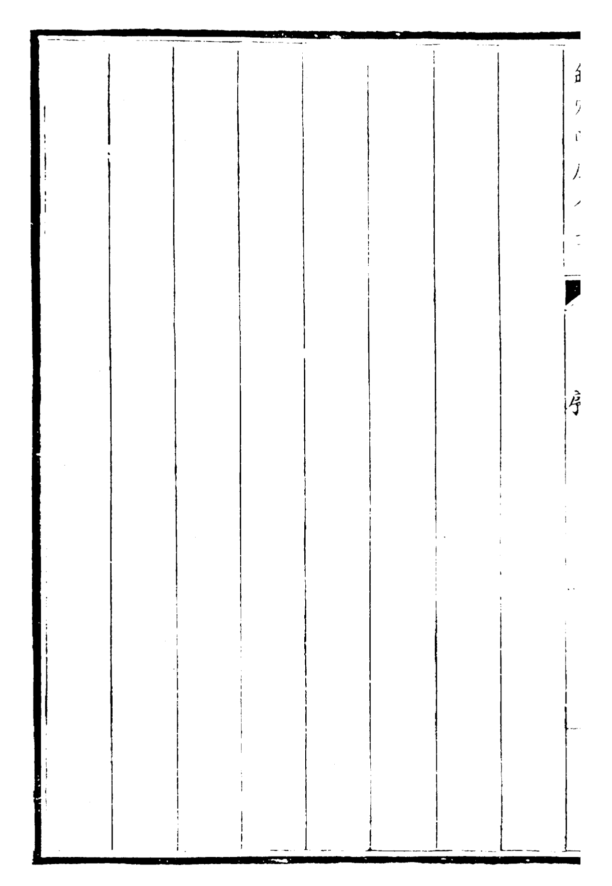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序

夫子約史記而修春秋尊王賤伯内華外夷誅討亂賊繩以文武之法度筆削之間微辭精義雖游夏弗與於斯自隱迄哀凡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筆於春秋者一千九百二十有四該萬有八千言天道人事朝聘會盟侵伐圍入崩薨卒葬王伯華夷間見錯出轇轕紛糾學者欲睹世變始終之會治亂得失之由非融會經傳該

貫首尾默識心通則未足以知春秋之要領也余童習是經初得竹湖李氏所著王伯列國世紀讀之不無拆裂經文之疑既觀其分王伯之行事具世系之本末於治亂興衰之際復序而論之讀者一目而洞徹原委則極歎前輩之讀書不茍如此間手抄以示同志今廬陵羅中行以家藏善本梓而傳之斯文必盛行於世學者由是而會經傳之大全以探筆削之深意則未必非通經之一助云至正乙酉歲八月壬子朔渝川後學周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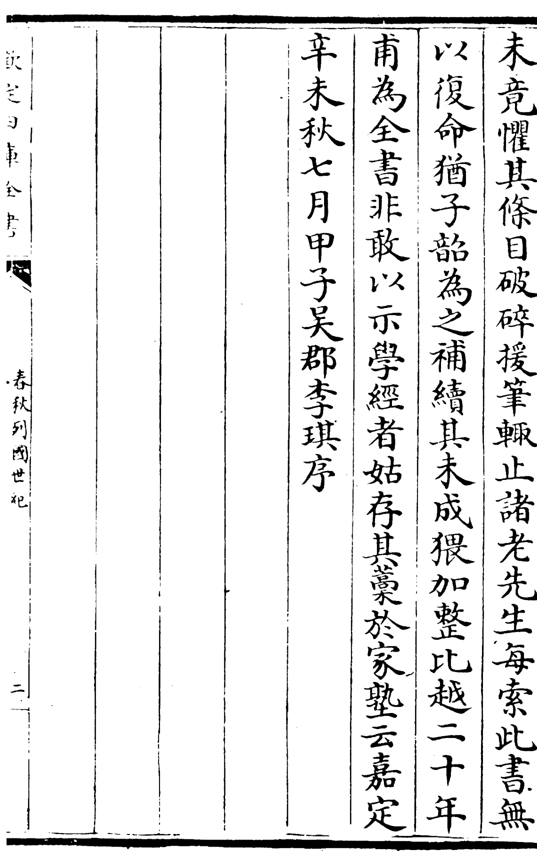
得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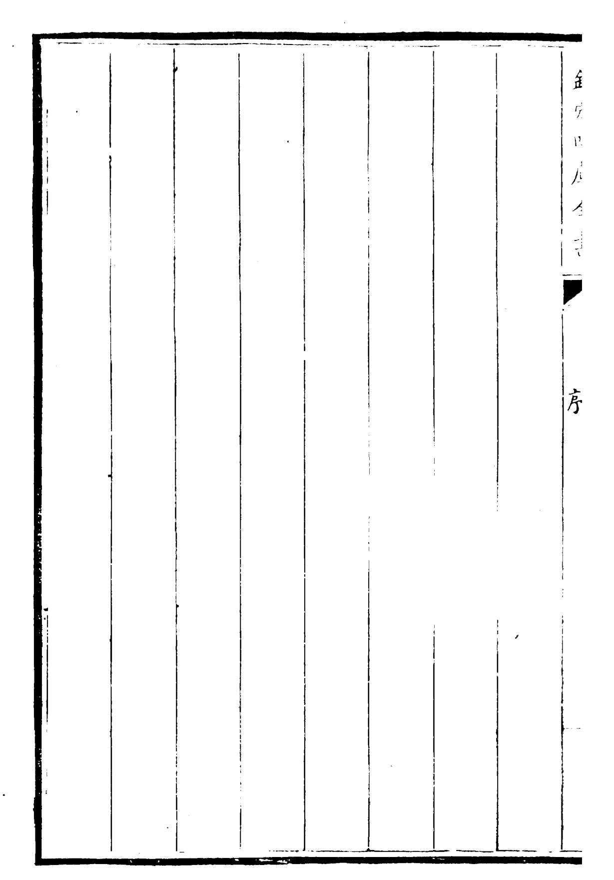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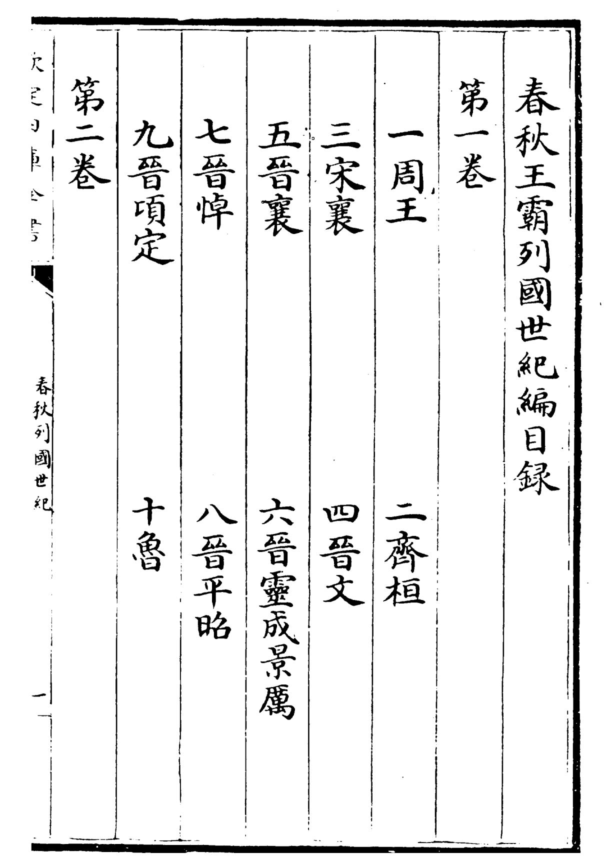
春秋一書事變至繁經文至約接王政之末流則可稽世道之升降備伯事之終始則具見中夏之盛衰詳列國之離合則足究人心之聚散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記一百二十四國之行事國各有史晉乘楚杌故典舊章冊書浩博是非紛糾而春秋以萬八千言該之國無不記之事事無不著之實自學者捨經求傳事始繁而晦矣蓋始讀經者睹本末之宏闊而考之於訓辭簡嚴

之中錯陳迭見未究前後不知據經以覈傳固有按傳而疑經是不能比其事而觀之也琪少竊妄意敘東周十有四王之統合齊晉十有三伯之目舉諸侯數十大國之系皆世為之紀不失全經之文略備各代之實每紀之後序其事變之由得失之異參諸傳之紀載以明經之所書雖若詳而不遺於事豈能精而有合於理初學問津或有取焉若夫春秋微旨奥義則不在是深於經者固自知之也此編作於辛亥之冬列國諸紀隱括



未竟懼其條目破碎援筆輙止諸老先生每索此書無以復命猶子韶為之補續其未成猥加整比越二十年甫為全書非敢以示學經者姑存其槀於家塾云嘉定辛未秋七月甲子吳郡李琪序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目録

第三卷

三莒　　四薛

五邾　　六小邾

七郳　　八紀

九庶爵微國　　十楚

十一吳　　十二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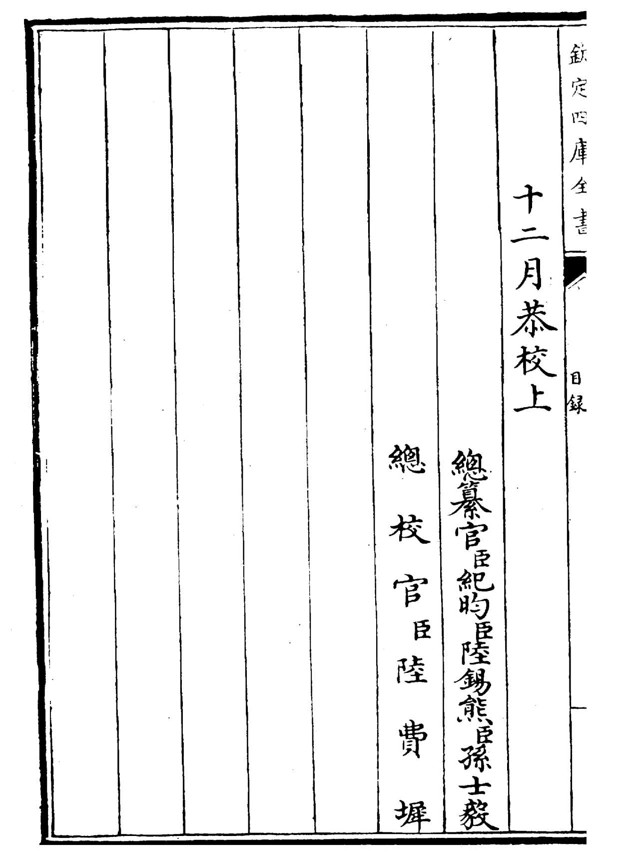
十三越　　十四戎

十五狄　　十六夷狄微國

十七附夷微國

臣等謹案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三卷宋嘉定中李琪撰琪字開伯吳郡人其書以諸國為綱而以其國之事見于春秋者類編為目前有序後有論斷第一卷為王朝及霸國霸國之中黜秦穆楚莊而有宋襄又于晉文以下列自襄至定凡十君而以魯特附二卷為周同姓之國又附以三恪三卷皆周異姓之國而列秦楚吳越于諸小國後其位置皆非

無故至于譏晉文之借秦抗楚而秦興晉悼之結吳困楚而吳熾則為徽宗之通金滅遼而言譏紀侯鄰于讐敵而不能自強則為高宗之和議而發稱魯于已滅之後至秦漢猶為禮義之國則自解南渡之文弱亦屬顯然蓋借春秋以發議非必于經義一一脗合也然胡安國傳亦借春秋以發議者安國書今既不廢則是書亦可併存矣乾隆三十八年



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八百四十六 經部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卷一 宋 李琪 撰

一王世紀

周自武王克商建國傳世十二平王東遷為東周始王平王四十九年當隱元年敬王三十九年當哀十四年由平迄敬凡十有四世悼王未即位遇弑止十三世正統二百四十二年為春秋始末按周八百六十有七年前乎春秋者四百年後乎春秋者二百一十五年周政終乎春秋春秋

已降末造矣周之不亡者猶二百餘年豈非春秋既作人紀復存之驗

隱元平王四九　宰咺歸賵　三天王崩桓王元

尹氏卒　武氏子來求賻

七凡伯聘戎伐楚丘　九南季聘

桓四宰渠伯糾聘　五仍叔之子聘

蔡衛陳從伐鄭　八家父聘

祭公來遂逆后于紀　九紀季姜歸京師

十五家父求車　天王崩 莊王元

莊元單伯逆王姬　築王姬館于外

榮叔錫桓命　王姬歸齊

二王姬卒　三葬桓王

六子突救衛　十一王姬歸齊 莊王不書崩葬

十二 僖王元　十四單伯會伐宋 左謂周大夫公謂魯大夫合依三傳互見　單伯會鄄 僖王不書崩葬

十六 惠王元　十九五大夫奉子頹伐王立子頹

二十 王處于櫟　二十一 鄭伯納王殺頹及五大夫

二十三祭叔聘

僖五會王世子首止　八會王人盟洮

天王崩 襄王元據傳惠王實以七年閏月崩襄王告難于齊定位而後發喪

九公會宰周公葵丘　二十四天王出居鄭 大叔以狄伐王王出適鄭處于汜

二十五 晉侯以師逆王王入于王城

二十八朝王所　狩河陽　朝王所　晉執衛侯

歸京師　二十九會王人盟翟泉

三十宰周公聘遂如京師

文元叔服會葬　毛伯錫命得臣如京

師　三王子虎卒

五榮叔歸含且賵　名伯會葬

八天王崩 項王元年　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九毛伯求金　得臣如京師葬襄王

項王不書崩葬　十四 匡王元　單伯如齊齊

執單伯　十五單伯至自齊

宣二天王崩定王元　三葬匡王

九蔑如京師　十王季子聘

十五王札子殺毛伯名伯　十六成周宣榭火

成元王師敗績茅戎　五天王崩簡王元

八名伯賜命　十二周公出奔晉

十三公如京師會伐秦　十五晉執曹伯歸京師

十六會尹子伐鄭　曹伯歸自京師

十七會尹子單子伐鄭　會單子伐鄭

襄元天王崩 靈王元　二 葬簡王

三會單子同盟雞澤　十五劉夏逆后于齊

二十四豹如京師　二十八天王崩 景王元

三十殺弟佞夫　王子瑕奔晉

昭十三會劉子平丘　二十三天王崩 叔鞅

如京師　葬景王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皇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

王城　王猛卒 是為悼王未即位故書名

書卒不稱天王不言崩　敬王元　二十三居狄泉謂東王

尹氏立王子朝在王城居西謂西王

二十六入成周晉知躒趙鞅納王　尹氏召氏毛伯以王

子朝奔楚　三十二會城成周

定元晉執宋仲幾于京師　四會劉子名陵侵楚

劉卷卒　葬劉文公　五王人殺子朝于楚

六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作亂王處姑蕕　七單子劉子逆王慶氏王入王城

十四石尚歸脤

哀十四 敬王三十九 敬王四十二年崩元王立在哀公十九年

序王世紀曰乾上坤下而天道立君尊臣卑而人極建此義行乎古今之正彞倫之所以敘世教之所以不泯百王法度之所以相承者也春秋一經總攝萬事而大本始於尊王聖人蓋謂尊卑不著則人紀不建而天理熄矣尚何萬事之有存哉尊王之義設而後是是非非昭明而不舛此春秋所由作乎春秋之法有述有作小事則述舊而紀録大事始作以制義尊卑之分君臣之

等孰有大於此者皆斷自聖心而始作者也按杜預載晉汲冢得古書科斗文字其紀年編有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之文即春秋天王狩于河陽之書睹此則尊王之辭信為仲尼特筆也是以王加正月首明大訓前未有言天王而法天之號自春秋始前未有稱京師而衆大之名自春秋設嗚呼是聖人定尊卑位君臣復建人紀之本也自平迄敬十有三王王室之事録乎經者九十有二春秋克已自治之道揣本而不齊其末正始不

治其終者也書天王書天子書王者欲其修身有本奉
天有道法文王之達于天德宣王之敎懼天命而無害
德傷治之階矣書王后書王世子書王子者欲其齊家
有度傳統有正思關雎之正始下武之繼文而無並后
匹嫡之萌矣書京師書王室者欲其朝廷必治國體必
立念豐岐之所由興鎬京之所以盛而無下堂厭尊之
失矣書居書入者欲天下為家巡時邁之訓復東都之
會而無以臣名君以君避臣之事矣書來錫命書來歸

賵歸含歸脤者欲其謹命令嚴典制紹彤弓之錫功韓奕之賚德而無屈命僭侯溢寵媵妾之悖矣書來聘書來求金欲其惟禮之守惟正之供修大宰貢賦之式宗伯聘問之節而無辱典征利之瀆矣書朝王書如京師者欲其奔走列國由明堂之位舉酆宮之政而無強侯大邦慢上之患矣書王臣之主盟主會主伐者欲其禮樂征伐悉歸於上如名伯之率職吉甫之治戎而無侯伯陪臣掠權之變矣皆因其不正以反之正而致意於

本原者也如此則東周攺物而五伯之績可紬矣

二霸世紀　齊桓公

齊桓自莊九年入國未伯以前事繫齊紀左氏莊十五年鄄之會曰復會焉齊始伯也然十三年北杏之會列人諸侯而獨爵齊桓先儒以為春秋伯齊之文則齊伯已在北杏當始莊十三年迄僖十七年凡三十有九年為齊桓紀

莊十三桓五會北杏 北杏之會伯業定矣然齊桓於伯亦勞矣自兹以往事事躬親

滅遂　會盟柯

十四伐宋單伯會伐宋　單伯會鄄

十五會鄄夫人姜氏如齊　伐郳

十六伐鄭　會同盟幽

十七執鄭詹　殲于遂　鄭詹逃來

十九結及盟　伐我西鄙二十大災　伐戎

二十二盟防　公如納幣二十三公至自齊　公

如觀社　公至自齊　遇穀　會盟扈

二十四公如齊逆女　公至自齊　姜氏入

二十六會伐徐　二十七會同盟幽　會

城濮　二十八伐衛衛及戰敗

績　會救鄭　臧孫辰告糴

三十降鄣　遇魯濟　伐山戎

三十一獻戎捷

三十二城小穀　遇梁丘　慶父如齊

閔元救邢　盟落姑　仲孫來

二遷陽　高子來盟

僖元次聶北救邢　城邢　會檉　姜氏喪至自

齊　二城楚丘　盟貫

三會陽穀公穀以江黄為遠國非也此亦桓所能及然桓求諸侯西不問秦北不問晉近周諸國未嘗留意桓公管仲亦識分數矣　公子友莅盟

四會侵蔡遂伐楚次陘　盟召陵只召陵一盟近周自後更不敢雖然假天子以摟諸侯其初甚難但稍稍自尊榮既歸則心已自足矣

執陳轅濤塗　伐陳　會侵陳

五會王世子首止盟首止　鄭逃歸不盟

六會伐鄭圍新城　遂救許

七伐鄭　會盟寗母　友如齊

八會王人盟洮　鄭乞盟

九會宰周公葵丘盟葵丘十公如齊　伐北戎

十一姜氏會陽穀　十三會鹹　友如齊

十四城緣陵　十五公如齊

會盟牡丘次匡救徐伐厲

十六會淮　　十七伐英氏

滅項左謂魯取公穀謂齊伐管仲死桓公取三十年不敢為之事闕為之反覆三四十年之前與身死之後其績淺哉

姜氏會卞

小白卒

序齊伯桓紀曰霸之名起於誰乎王道流行侯伯受職古未始有伯也王澤壅而下權張正理微而力政起蒙震主之號而不循敬君之節此伯之名所由立歟以古未始有是而桓實造端則桓為首罪矣而春秋或予桓

何哉蓋黜其義而録其功也功義不相掩而後伯者之是非斷矣何謂義行乎人心之安而主敬以事上純乎由衷之善而履正以律已此桓公之闕也何謂功王室既卑而稍尊四夷已抗而僅戢諸侯羣起而略定此則桓公之彼善於此也欲知桓公之彼善於此當以春秋世變之迭異考之大抵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桓公未興與桓公之已伯及桓公之既歿世變各異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焉圖伯之初定伯之日及成

伯之後得失頗殊也是又桓公僅可録之中而復有不足焉者也王臣下聘而不荅王師出救而無功凡伯蒙伐戎強于北蔡師書敗荆盛于南鄭分許鄶宋廢鄭嗣紀小而并於齊郕弱而逼於魯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年序績名陵而荆帖矣陳旅聶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滅懿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

參盟矣此桓公之既歿也所謂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焉者此也伐郎伐宋侯度不一蔡入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鄣履事未久施設多舛遇榖盟扈閱理未熟檢防易肆蓋桓公圖伯之初也貫澤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為盛在是數年蓋桓公定伯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驚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貶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黄則外憂起滅項則衆志離會卞則家法墮蓋桓公成伯之後也所

謂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者此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桓公主伯為有功即桓公一身之三變則桓公立功為不遠功過相除齊桓之顛末可考矣

三霸世紀　宋襄公

宋襄元年在僖九年葵丘會盟已嘗與也十七年小白卒十八年宋始主諸侯伯雖未成事不可泯迄僖二十三年為宋襄紀

僖十八伐齊戰甗齊敗績　十九執滕子

盟曹南鄫會盟邾用鄫子圍曹

二十一盟鹿上　會盂執宋公伐宋

會盟濮釋宋公　二十二伐鄭　及楚戰

泓敗績　二十三齊伐

茲父卒

序宋伯襄紀曰謂春秋不與宋襄之伯可乎則襄公之始嘗以伯書謂春秋為與宋襄之伯乎則襄公之終不以伯録始以伯書者曹南之文曰宋公曹人邾人其與

北杏城濮主諸侯之辭無異矣終不以伯録者宋公玆父卒略不書葬其與秦楚之君無别矣春秋忠厚之法蓋致意乎始而不足乎終者也何以致意乎始宋以先代文獻之後爵居庶邦侯伯之長齊晉猶可以伯豈宋之不可以伯哉能伯矣何以不足乎終齊桓終身之經營獨取於春秋者徒以有靖中國之功襄公非特無功而又階亂則伯將何賴焉或曰襄公假仁義而亡者也曰茍能假仁義則不遽亡也然襄公亦豈知所謂仁義

哉伐喪以立威仁悖之甚者也致夷以謀夏義墮之大者也推是物以往雖欲假仁與義不能矣

霸世紀四　晉文公

晉文公自僖二十四年入國何以不書於經公羊子曰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未伯以前事繫晉紀二十八年伯事著矣迄三十二年凡五年為晉伯文紀

僖二十八文五　侵曹　伐衛　入曹執曹伯畀宋

及楚戰城濮楚敗績　會盟踐土　陳如會

朝王所　衛元咺出奔晉　會温　天王狩河

陽　朝王所　執衛侯歸京師　元咺自晉

復歸衛　圍許　曹伯復歸曹會圍許

二十九會王人盟翟泉　三十衛侯歸衛　圍鄭

遂如晉　三十一遂如晉

三十二重耳卒温至京師無百里翟泉在王城之內乃會諸侯之強大者臨河而盟王其能無至乎翟泉在王城內挾諸侯以抗天子去桓公遠矣

序晉伯文紀曰晉有二文之業謂文侯文公也書錄文侯之命扞王于艱錫以秬鬯為東周賢侯春秋詳文公之家闕文公之興其事易於齊桓固有自來矣文公以前晉之君大夫曾不通於盟會不著於簡冊文公既入國而事之不載於經者亦凡四年雖以納王之懿功削而不見至二十八年一簡之内乃六挈晉侯不以為繁是果何哉蓋晉自武公以枝代宗非有王命并吞專立讀無衣之詩雖晉之臣民不能自安春秋於是黜晉

不書文公奔而復國內何所承上何所稟經復略之勤王固為大美原其初心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是特求諸侯之利心而為之豈真知有君臣之義沒其行事蓋求名而不得者也至二十八年晉楚之爭乃闗夷夏之盛衰非係一國之得失春秋抑楚之深故予晉之亟則晉亦不為無績於中國矣此其桓文並稱歟大抵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晦始能向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名陵桓公屢盟

數會遲回晚歳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温之事敏乎
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鄄失魯盟幽失衛首止
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則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
諸侯又盛乎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文公之功多乎
桓公者罪亦多乎桓公者也事速乎桓公者義先壞乎
桓公者也名盛乎桓公者實衰乎桓公者也春秋不以
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非其非桓匹歟桓公
得江黄而不用於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

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不肯為也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畿内則抗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所不敢為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奬臣抑君不可以訓文為元咺執衛侯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為也觀此則夫子正譎之辨獨不深切著明哉

五霸世紀　晉襄公

晉自襄公繼文世主夏盟是時秦穆亦號伯西戎春秋

列秦於夷狄曽不得與邾莒之侯以爵先後況肯授之伯哉襄公起僖三十三年迄文六年凡七年為晉伯襄紀

僖三十三襄元 敗秦殽 殽之戰晉文既没齊秦皆有爭伯之心襄公此舉足以繼伯雖然亦欲速耳天保釆薇之意治内治外固有序也

葬文公 敗狄箕 伐許

文元伐衛 衛伐 會戚 二戰彭衙秦敗績

及處父盟 會盟垂隴 伐秦

三會伐沈　秦伐　公如晉

及晉侯盟　處父伐楚救江

四公至自晉　伐秦

五敖如晉　六行父如晉

驩卒　當秦穆之伯晉襄繼文不肯遽捨其業區區爭衡於泗上數年之間連兵不已豈得已哉一至後世夷狄代起其志則在一隅而無意於南方是以范山曰晉君志不在諸侯北方可圖故楚得乘間以主中國

序晉伯襄紀曰齊孝公不能率桓公之烈晉襄公能繼

文之統孝公之初宋有抑齊之志襄公之始秦懷駕晉之謀宋啟覦之爭秦尋殽之釁皆爭伯之端也孝公不能抗宋而襄公首能挫秦此晉之所以未失伯則殽之功當大書之與城濮等可也秦誓曰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春秋不書君將獨言晉人是將削文也夫殽之戰春秋亦幸晉有功矣乃削之何邪曰幸之者夷不偪華以權之未失也削之者遽興姜戎以義之不可也豈得以小功妨大義乎雖然襄公復伯則實由乎此文公方

没三強並興秦雄西陲狄狃北師楚張於南茍縱敵則晉伯去矣襄公夏戰殽以郤秦秋敗箕以剪狄冬伐許以離楚一年之間三敵悉退亦可謂有伯者之略此其能繼文者也茍有伯者之略則襄之烈何為僅止此乎曰外患既息舉動悉異伐衛則損威矣會公孫則毀列矣士穀主盟則權散矣陽處父救江則謀怠矣越一二載事不逮初況能持久哉是以君子不貴速成而圖全於其終不志小利則宅慮於其遠襄之規模又淺於文

甚矣

六霸世紀　晉靈成景厲

晉伯在靈成景厲之世其權畀於列國矣楚莊乘晉之衰進乎方伯矣春秋書伯在晉不在楚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靈起文六年盡宣二年成繼靈盡宣九年景繼成盡成十年厲繼景盡成十八年凡四十九年為晉伯靈成景厲紀

文六靈元遂如晉　葬襄公　殺陽處父

狐射姑出奔狄　七及秦戰令狐

先蔑奔秦　會盟扈

八會盟衡雍　九殺先都

殺士穀及箕鄭父靈公令日殺大夫明日殺大夫誅戮奔放無時無之此見其不君而卒不免　會救鄭

十秦伐　十一會承筐

十二戰河曲　十三公如晉　公及晉

盟　公還自晉

十四公至自晉　會同盟新城

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十五行父如晉

伐蔡入蔡　行父如晉　盟扈

十七伐宋　會扈

宣元放胥甲父于衛古者大夫有罪或諫不行出待于竟三年君示之環則還示之玦則往胥甲父未見其罪晉遽放之非禮也放無罪也故稱國與稱國以殺義同

趙盾救陳　會棐林伐鄭

趙穿侵崇　伐鄭　二秦伐　侵鄭

趙盾弑君夷皐　三成元

六侵陳　七會黑壤

八伐秦　九會扈　荀林父伐陳

黑臀卒于扈　郤缺救鄭

十景元伐鄭　十一會狄攢函

十二及楚戰邲敗績　同盟清丘

十三殺先縠　十四伐鄭

十五滅潞以嬰兒歸　秦伐

十六滅甲氏及留吁伯宗勸晉不伐楚而伐狄不治心腹之疾而治疥癬吾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使畏强禦貪小利者之說亦不足責吾獨惜伯宗之有是言也

十七會同盟斷道　十八伐齊　歸父如晉

歸父還自晉至笙奔齊

成元盟赤棘　會齊戰鞌齊敗績盟

爰婁　三會伐鄭　公如晉

公至自晉　伐廧咎如　荀罃聘及荀罃盟

四公如晉　公至自晉　五會穀　會同盟蟲牢

六 嬰齊如晉 行父如晉

欒書救鄭 七 會救鄭 同盟馬陵

林父出奔晉 八 趙穿言汶陽田歸齊

欒書侵蔡 殺趙同趙括 士燮聘 會伐郯

九 會同盟蒲 來媵 執鄭伯

欒書伐鄭 秦白狄伐

十 會伐鄭 獳卒 公如晉

十一 厲元 公至自晉 郤犨聘 及郤犨盟

行父如晉　十二周公出奔晉　會瑣澤　敗狄交剛　據左氏觀成景以後大抵只理會大行山下諸狄但欲些比近經營些土地以益吾國而無意於南方楚人因得以乘隙而横行於中國故楚益强而晉之伯遂衰　十三郤錡來乞師　會伐秦　十四林父自晉歸衛

十五會同盟戚　執曹伯歸京師

華元出奔晉　華元自晉歸宋

會會呉鍾離　十六欒黶來乞師

及戰鄢陵楚鄭敗績　會沙隨不見公

會尹子伐鄭　曹伯歸自京師

執行父舍苕丘　行父盟扈

十七會尹子單子伐鄭　同盟柯陵

荀罃來乞師　會單子伐鄭

殺郤錡郤犨郤至　十八殺胥童

晉弒君州蒲

序晉伯靈成景厲紀曰靈公政墮柄分無抗伯業之志

成公力弱事淺無主諸侯之權景公心勞謀外無制中夏之略厲公外強中乾無服人心之道四公雖執夏盟非復文襄之舊矣靈公以少主縱強卿上驕下肆楚始爭鄭蓋將嘗試晉政於是有狼淵之師此非細故也而救鄭之役止書晉人衞鄭欲介魯以求通蓋未忘晉德於是為沓棐之會此關大勢也而新城之盟晉侯不出扈之盟曰討齊亂扈之會曰平宋難蓋君臣之大倫人道之不可廢此豈常變也哉或求賂以免或無功而還

楚范山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夷狄謀取其伯方且沈溺晏安厚歛以彫牆輕殺而愎諫雖欲不亡得乎故曰無抗伯之志也成公若有志矣内難甫靖履國未長四年而後始出偏師以侵陳黒壤與扈二會僅能合列國而已黒壤以服鄭扈以謀陳亦庶幾改物也然始之不能有為者凡數年外而楚人三歳三伐鄭晉無擯郤之師内而鄭家弑穆公晉無討亂之刑諸侯何所觀焉故曰無主諸侯之權也景公若能收其權矣規

模失序徒勤諸侯不能首合與國大修同盟以治卽異之黨使楚人得號令乎辰陵而乃亟會攢函求山後諸狄是孰緩孰急也不能謀少西氏之逆誅陳之惡使楚遂行方伯之事乃且修帷房一笑之憾興大師以伐齊得已不已是孰重孰輕也不能統一六師蒐繕卒乘以一矢遺楚而使邲不復從為中國羞乃且伐咎如滅赤狄哆然言功是孰害孰利也蟲牢馬陵于蒲晚年三會雖得諸侯竟莫駕楚故曰無制中夏之略也厲公若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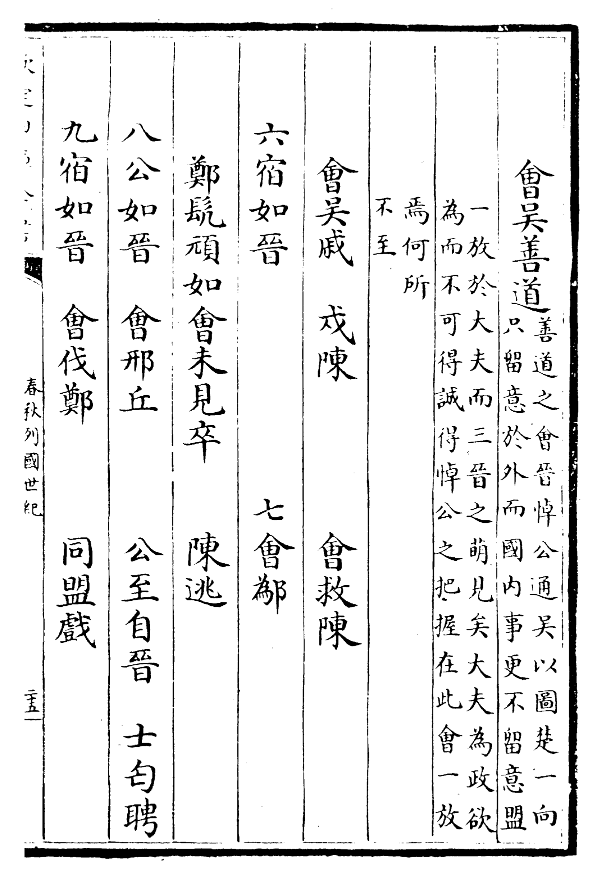
其略矣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志觀厲公不特純以汰心行之亦假義飾譽者也歸于京師而後正曹負芻之罪請於王官而後加伐鄭之威比類可欺世自掩矣晉之忌者曰秦曰楚曰吳曰狄厲公自交剛敗狄則狄服會京師伐秦則秦懼戰鄢陵勝楚則楚弱會鍾離通吳則吳成四鄰無釁而諸侯反貳是以沙隨辱魯猶未快也而求多季孫柯陵伐鄭猶未息也而再勤單子諸侯無患而蕭牆反危是以三郤之誅成而匠麗之難

萌矣故曰無服人之道也

七伯世紀　晉悼公

悼公起四公之衰而復二伯之盛蓋晉賢侯也謚不得如成景平昭之美而以悼終乎禰廟何哉悼生十四年矣而立其入國之明日逐不臣者七人即位之一月取六官於民譽可謂幼而明且斷矣不十年而駕楚又五年而没曾不逮中年也其臣深惜而加以此名歟起成十八年迄襄十五年凡十有六年為晉悼伯紀

成十八悼元公如晉　公至自晉　士匄聘
士魴乞師　會同盟虛朾
襄元會圍宋彭城　韓厥伐鄭　荀罃聘
二侵鄭　會戚　會戚遂城虎牢
三公如晉　盟長樗　公至自晉　會單子同盟
雞澤　陳袁僑如會　及陳
袁僑盟　荀罃伐許　四豹如晉　公如晉
五公至自晉　豹鄫巫如晉



會吳善道　善道之會晉悼公通吳以圖楚一向只留意於外而國內事更不留意盟一放於大夫而三晉之萌見矣大夫為政欲為而不可得誠得悼公之把握在此會一放焉何所不至

會吳戚　戍陳　會救陳

六宿如晉　七會鄬

鄭髡頑如會未見卒　陳逃

八公如晉　會邢丘　公至自晉　士匄聘

九宿如晉　會伐鄭　同盟戲

十會會吳柤　遂滅偪陽　伐秦　會伐鄭

戍鄭虎牢　十一會伐鄭　同盟亳

城北　會伐鄭　會蕭魚　秦伐

十二士魴聘　公如晉十三公至自晉

十四會會吳向　會伐秦中行偃悼公即位十餘年

規模指畫思深識遠伯業僅成於蕭魚之會而伐秦之役得臣間驕心遽生次涇而不濟

人心之不可泯如此

會戚　十五周卒

序晉伯悼紀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免於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虛驕未除悼公之齒淺矣更事變未多閱義理未熟也乃能忠信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回慮卻顧之謀無輕逞輒快之舉蓋亦稍知以道養其心者歟八年九合諸侯則勤於安夏也三分四軍則謹於用民也不登叛人則識名義也稟命王官則知所尊也屈巳和戎則不貪功夷狄也朝聘

有數則不求多列國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騶御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服諸侯得鄭而駕楚哉使晉以智力相長設詐術任強力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雞澤之名諸侯曰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此豈有勢要力劫之為哉故十三國相與周旋不令而從無滅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使晉以盟誓為信瀆鬼神費辭令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此豈晉以

區區之載書留之故五會之信終於不盟無逃盟失盟之事使晉以戰伐為威暴骨而逞未必能駕楚也悼公以一容量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此豈晉能以力競而勝之哉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無城濮鄢陵之勞是三者悼公之所謂猶有君子之資者乎然悼公之盛如此而其失安在曰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之漸能得鄭而不能掩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能蓋通吳之非夫諸侯盟會之權非大夫敢干也蕭魚以後

凡三大會士匄荀偃實儼然主之諸侯雖合大夫浸分何謹於諸侯而縱於大夫乎陳不可棄猶鄭之不可舍也戍陳之役以為有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卒歸楚何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乎吴不可啟猶楚之不可釋也會向之後欲數吴不德以退吴人抑已晚矣楚患雖弭吴憂猶甚何明於治楚而闇於治吴乎不然則悼公之伯遠過桓文矣

八伯世紀　晉平昭

晉至平昭伯事陵遲墮廢春秋所書皆録變之文也平起襄十六年盡昭十年昭繼平盡昭十六年凡三十二年為晉伯平昭紀

襄十六 平元 葬悼公　會溴梁　大夫盟

執莒子邾子以歸　會伐許　豹如晉

十八執衛石買　會同圍齊曹伯負芻

卒于師　十九盟祝柯執邾子取

邾田　宿如晉　士匄侵齊聞齊侯卒

還 會柯 二十會盟向 會盟澶
淵 二十一公如晉 公至
自晉 欒盈出奔楚 會商
任 二十二會沙隨
二十三盈復入晉入曲沃 齊伐叔孫豹救次雍
榆 殺盈 二十四豹如晉 會夷
儀 二十五會夷儀 同盟
重丘 二十六荀吳聘 會澶

淵　執衛甯喜　　二十七會宋　大夫盟

宋　　二十八衛石惡出奔

鄬如晉　　二十九會城杞

士鞅聘　　鄬如晉

三十王子瑕奔　　會澶淵宋災故

昭元會晉楚虢　　秦伯弟鍼出奔

荀吳敗狄大鹵　　楚比出奔

二韓起聘　叔弓如晉　公如晉至河乃復　宿

如晉　公至自晉

五公如晉

六宿如晉

八叔弓如晉

十虒卒昭元

婼如晉　葬平公

十一會厥憖

十二公如晉至河乃復

伐鮮虞

十三楚比自晉歸楚弑

君虔　會劉子平丘

同盟平丘公不與盟

執意如以歸

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四意如至自晉

十五荀吴伐鮮虞

公如晉　　十六公至自晉

夷卒

序晉伯平昭紀曰悼公能以晉國壞亂之後復文襄已失之業平公不能以中夏安強之時保悼公方成之功人之強於為善與夫安於不競者其興衰相遠固如是也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夫平公衰微正患不能自為政大夫用事耳豈有職位弗與共治者乎蓋政在侈家而賢者壅棄此其

所以削弱不亢也平公五盟六會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民無謗讟晉祁午數當時之功如此然内有變而不知外有患而不悟尚何有功之足云哉方桓文之初每患伯權大強而王政復弱文襄以後王政不必論矣惟恐伯權之不能強也權者大物也上不能制而授之於下則下強而上弱中國不能制而授之於夷狄則夷狄強而中國弱家有千金之利已弗能愛呼庸隷而分之雖三尺之童弗為豈有尊為邦君授

權於大夫此湨梁之會平公所謂內有變而不知者也人欲自毀藩籬揖仇敵於廡下而與盾柄此不待知者而知其不可豈有身主夏盟授權於夷狄此宋之盟平公所謂外有患而不悟者也蓋身苟有道自便者媮於及身之謀而忘乎後日之害平公則謀出乎身而害見乎身何其繆歟湨梁之事非大夫敢竊權也諸侯在會而大夫實主載書是委權以與之也中行偃一怒而十二國興戎後五年欒盈之變作曲沃之民惟主欒氏民

不知有公室晉幾分國而並立矣宋之盟非夷狄敢略權也晉主夏盟而挈諸侯以畀楚是棄權以假之也虢之會再讀舊書後八年楚靈王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十九年無與中國之事矣此皆平公身致之者也至於昭公之政則又微矣僅能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楚虔卒于乾谿諸侯庶幾復伯為晉君臣者改物厲志憤悱驚懼以率舊烈猶恐不逮今也四方未覿德而虒祁崇侈以啟戎列國未聞信而邾南盛兵以示汰

平丘雖曰同盟齊敢拒令鄭敢爭承衛病蒭蕘之擾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況能禦敵國哉宜乎晉之卑也

九伯世紀　晉頃定

頃定之世晉伯愈降愈壞蓋不復方伯之職旄丘之詩可賦矣然終乎黃池晉人猶以伯視晉則知晉雖不能伯而春秋猶未絕晉也頃起昭十六年定繼頃迄乎獲麟凡四十六年為晉伯頃定紀

昭十六項元意如如晉葬昭公十七荀吳滅陸渾戎

二十一士鞅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三婼如晉　執婼　圍郊

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二十四婼至自晉

二十五會黃父　二十七會扈

二十八公如晉次乾侯　二十九公如晉次乾侯

三十去疾卒定元葬項公　三十一會適歷

荀躒唁公乾侯　三十二會城成周

定元執仲幾于京師　三公如晉至河乃復

四會劉子名陵侵楚　盟皐鼬晉定欲舉桓文之事於諸

侯渙散之時志則勤矣其不知勢乎　杞柏成卒于會

伐鮮虞　五士鞅圍鮮虞

六斯何忌如晉　執宋樂祁犂

八會瓦　士鞅侵鄭遂侵衛

十趙鞅圍衛　十三趙鞅入晉陽以叛

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　趙鞅歸晉

哀元齊衛伐　　二趙鞅納衛蒯聵于戚

戰鐵鄭敗績　　四執戎蠻子赤歸楚

五趙鞅伐衛　　六趙鞅伐鮮虞

七魏曼多侵衛　　十趙鞅侵齊

十三會吳黃池　　魏曼多侵衛

十四　定十六

序晉伯頃定紀曰讀隱桓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定哀春秋而知伯烈之壞也晉伯復盛於悼公浸衰於平

昭而遂廢於頃定夫晉以弈世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著在諸夏至頃定一壞而不可復收嗚呼廢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千尋之木物能蠹之必其中先腐壞戕蝕而後蠹生焉嘗原晉事之顛末而察其所由失矣或曰晉之廢也其變在夷狄有楚弗攘有吳弗抑二強並立伯權遂弱自名陵擁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於戎蠻之執晉俛焉北面而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巢滅徐伐陳伐齊晉不能誰何迄于黄池之會吳哆然

操方伯之令而下以列國命晉春秋由此絶筆焉則晉之失伯實夷狄之張也曰中國苟合則夷狄豈能閒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也當時以齊景衛靈宋景之君其國皆強戮力周旋何畏於吴楚令也齊景有抑晉代興之志衛宋魯之君無共攘臂以從齊者也蓋執行人叔孫婼與邾大夫坐而失魯執宋仲幾宋樂祁犂而失宋涉佗成何詬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旄於鄭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會于

安甫矣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氏矣魯則與齊會于牽矣宋則與齊會于洮矣終于衛侯齊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則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公室何憂乎齊衛令也強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宗國蓋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自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南面莅政敢干位以令大事而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

萌已成矣則晉之失伯乃大夫之擅也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奪不饜也范鞅請冠而魯使蒙執趙鞅受楊楯而宋卿賈禍邾鄭爭貢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賂而昭公不納或求蔡侯之貨而晉師無出或索魯十牢而吳人藉為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壞尚誰咎歟此春秋所以謹義利之辨察天理人欲之分正君臣上下之位而示後世以防微杜漸反本澄源之道者也

十列國本同姓世紀　魯

魯周公之後也伯禽始封曲阜是為魯公伯禽之後曰煬曰獻迄于孝公惠公閔世十二為隱公自隱至哀又閔十二為春秋終始降乎哀公歴九世至頃公魯為楚所并及漢興楚亡魯猶號稱禮義守節之邦周公伯禽之澤可謂遠矣

隱元及邾儀父盟蔑公羊以會猶最則善惡何為哉輕重之可也以及為汲汲則浮來之盟豈汲汲哉於莒欲之可也穀梁以會者外為主則趡之會豈邾之能主魯會哉志

之可也以暨為內及外則會公于棐沓曷為不志

天王使宰咺歸賵君子行禮有過於厚無過於薄歸仲子之賵何以為非禮

及宋盟宿　祭伯來有不可朝而不與朝祭伯來是也有不敢朝而不與朝介葛盧來是也

益師卒二會戎潛　無駭入極

及戎盟唐　紀裂繻逆女伯姬歸紀　子氏薨

三君氏卒　武氏子求賻四及宋遇清

翬會四國伐鄭　五矢魚棠

考仲子宮獻六羽宗廟有常不書考宮立宮有書譏變常也妾毋有廟自仲

子始婦人有謚自文姜始　彄卒

六鄭渝平　會齊盟艾　七叔姬歸紀　城中丘

齊弟年聘　伐邾　天王使凡伯聘

八鄭宛歸祊　入祊　及莒盟浮來　螟　無駭

卒　九天王使南季聘

大雨震電大雨雪　挾卒

城郎　會齊防　十會齊鄭中丘

翬會齊鄭伐宋　敗宋菅取郜取防

十一滕薛朝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切意舊無此禮所以有爭長之事長滕侯非禮也
而薛侯不爭後鄭禮也而公子忽怒然則禮廢久矣時人無能知者

會鄭時來　及齊鄭入許　薨

桓元即位　會鄭垂　鄭壁假許田　及鄭盟越

大水　二滕朝　會三國稷成

宋亂　取郜鼎納大廟　杞朝

入杞　及戎盟唐　至自唐

三會齊嬴　會杞郕　翬如齊逆女齊送姜氏

會齊讙　姜氏至自齊　齊弟年聘　有年

四狩郎　天王使宰渠伯糾聘

五天王使仍叔子聘　城祝丘　大雩　螽

六實來　會紀成　大閱　子同生其不曰世子禮也郊特牲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周禮典命諸侯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布帛繼子男　紀朝

七焚咸丘　穀鄧朝　八烝　天王使家父聘

烝　伐邾　雨雪　祭公來

九曹使世子射姑朝　十會衛桃丘弗遇

齊衛鄭來戰郎　十一柔會三國盟折

會宋大夫鍾　會宋闞十二會杞莒盟曲池

會宋燕盟穀丘　會宋虛　會鄭盟武父

及鄭伐宋戰宋　十三會紀鄭及四國戰

四國敗績　大水　十四會鄭曹　無氷

鄭弟語來盟　御廩災御廩供京師之廩書災魯不供也何以知其為供天子之廩以哀三年御書推之蓋御書進於君者也周既有御書

則廩名御者必非諸侯之私有

嘗十五天王使家父求車

周禮采服貢服此王制也春秋諸侯不供上之人又從而求之不供者其罪已不可逃而求之者又何不自重也雖然此猶有求也文公以後無有求者矣

會齊艾

邾年蔑朝　會三國衰伐鄭　會三國曹至自

伐鄭　城向　十七會齊紀盟黃

會邾盟趡　及齊戰奚　及宋衛伐邾

十八會齊濼與姜氏如齊　薨于齊　喪至　葬

莊元夫人孫齊　築王姬館外　王使榮叔錫桓命

二慶父伐於餘丘　姜氏會齊禚

三溺會齊伐衛　次滑　四姜氏享齊祝丘

紀伯姬卒齊葬　及齊狩禚

五姜氏如齊師　郳黎來朝　會四國伐衛

六至伐衛　螟　齊歸衛俘

七姜氏會齊防　恒星不見星隕如雨

大水　無麥苗　姜氏會齊穀

八師次郎俟陳蔡　治兵　及齊圍郕郕降齊師

還　九及齊大夫盟暨

伐齊納子糾　及齊戰乾時敗績　浚洙

十敗齊長勺　侵宋　敗宋乘丘

十一敗宋鄑　紀叔姬歸酅

十三齊桓始伯會齊盟柯　十四單伯會伐宋

單伯會五國鄄單伯左謂周大夫公穀謂魯大夫今依三傳互見

十五姜氏如齊　十六會八國同盟幽

十七鄭詹自齊逃來　多麋

十八追戎濟西　有蜮　十九結媵陳婦鄄遂及齊宋盟　姜氏如莒　齊宋陳伐西鄙

二十姜氏如莒　二十一姜氏薨

二十二肆大眚眚災肆赦乃罪之當宥者非但曲赦而已二百四十二年獨書此以見非制蓋莊公率意創行以苟恱人情也

葬文姜　及晉髙傒盟防　如齊納幣

二十三至自齊　祭叔聘　如齊觀社　至自齊荆聘　及齊遇穀　蕭叔朝　丹楹　會齊扈

二十四刻其桷　如齊逆女　至自齊

姜氏入大夫宗婦覿幣　大水

二十五陳女叔來聘　日食鼓用牲社

伯姬歸杞　大水鼓用牲社門夏書曰瞽奏鼓嗇夫馳周官鼓人於日月則詔王親鼓則鼓當在朝也天子在朝則諸侯同矣嗇夫牧閭之官馳則急於取牲以用之若此則鼓在朝而用牲于社禮也莊公鼓于社非禮也故譏之

友如陳　二十六伐戎　至自伐

戎　會宋齊伐徐　二十七會杞伯姬洮

會四國同盟幽　友如齊葬原仲

杞伯姬來　莒慶逆叔姬　杞朝　會齊城濮

二十八會齊宋救鄭　築郿（言築者創新邑也臺囿之類是也魯二十四邑書築者五如城中丘之類城舊邑也）　大無麥禾

辰告糴齊　二十九新延廐　有蜚

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三十　成　葬紀叔姬

日食鼓用牲社　及齊遇魯濟

三十一築臺郎　築臺薛　齊獻戎捷

築臺秦　不雨　三十二城小穀　牙卒

薨路寢　般卒　慶父如齊

閔元葬莊公　及齊盟落姑　季子來歸　齊仲孫

來　二吉禘莊公　薨

姜氏孫邾　慶父出奔莒　齊高子來盟

僖元姜氏薨夷齊以歸　會五國檉　敗邾偃

友敗莒酈獲莒拏　夫人氏喪至自齊

二城楚丘　葬哀姜　不雨

三不雨　不雨　雨　友如齊涖盟　會七國侵
蔡伐楚　及江黃伐陳　至自伐楚
兹會六國侵陳　五杞伯姬朝其子
兹如年　及七國會王世子首止　盟首止
六會五國伐鄭圍新城　救許　至自伐鄭
七小邾朝　會四國盟甯母　友如齊
八會王人六國盟洮　禘大廟用致夫人
九會宰周公六國葵丘　伯姬卒　盟葵丘

十如齊　大雨雪　十一及姜氏會齊陽穀

大雩旱暵則舞雩則雩者旱祭也龍見而雩則雩者時祭也旱閔雨也時祭禱也公羊以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非矣　十三會七國鹹

大雩　友如齊　十四城緣陵

季姬及鄫遇防使鄫朝十五如齊　會七國盟

牡丘次匡　救及大夫救徐　盉　至自會

季姬歸鄫　震夷伯廟十六季友卒

鄫季姬卒　茲卒　會八國淮

十七滅項　姜氏會侯卞　至自會
十八救齊　十九會四國盟齊
二十新作南門　郜朝　西宮災
二十一大旱　伐邾　楚宜申獻捷　會盟薄釋
宋公　二十二伐邾取須句
及邾戰升陘　二十五宋蕩伯姬逆婦
會莒衛盟洮　二十六會莒衛盟向
齊侵西鄙追鄰弗及　齊伐北鄙　遂如楚乞

師　以楚伐齊取穀　至自伐齊

二十七杞朝　遂入杞　會諸侯盟宋

二十八買戍衛不卒刺之晉文始伯會七國盟踐土

朝王所　杞伯姬來　遂如齊　會九國溫

朝王所　圍許　二十九介葛盧來　至

自圍許　會王人六國盟翟泉　大雨雹

介葛盧來　三十天王使宰周公聘

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一取濟西田　遂

如晉　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杞伯

姬求婦　三十三齊國歸父聘晉襄

伯伐邾取訾婁　遂伐邾　如齊　至自齊

薨小寢　隕霜不殺草　李梅實

文元即位　天王使叔服會葬　葬僖公

天王使毛伯錫命　得臣如京師　敖會晉戚

敖如齊　二作僖公主　及晉處

父盟　敖會四國盟垂隴　自十二月不雨

至七月　大事大廟躋僖公　遂如齊納幣

三得臣會五國伐沈　如晉　及晉盟

四至自晉　逆婦姜于齊　衛甯俞聘　風氏薨

五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葬成風

王使召伯會葬　㪘如晉

六行父如陳晉靈伯　行父如晉

遂如晉葬晉襄　閏月不告朔猶朝廟

七伐邾取須句　遂城郚　狄侵西鄙

會諸侯晉大夫盟扈　敖如莒涖盟
八遂會晉趙盾盟衡雍　遂會雒戎盟秦
敖如京師不至復奔莒　宋司城來奔
九毛伯求金　姜氏如齊　得臣如京師葬襄王
姜氏至自齊　遂會四國救鄭　地震
楚椒聘　秦歸僖公成風之隧
十辰卒　自正月不雨至七月　及蘇子盟女栗
十一叔彭生會郤缺承筐　曹朝　遂如宋

得臣敗狄鹹　十二郕伯來奔　杞朝

子叔姬卒　滕朝　秦術聘　行父城諸及鄆

十三自正月不雨至七月　大室屋壞　如晉

衛會沓　及晉盟　還自晉　鄭會棐

十四至自晉　邾伐南鄙　叔彭生伐邾

會七國同盟新城　星孛入北斗　至自會

赦卒于齊　宋子哀奔　單伯如齊　齊執單

伯　執子叔姬　十五行父如晉

宋華孫來盟　曹朝　齊歸教喪　日食鼓用

牲社　單伯至自齊　齊侵西鄙　行父如

晉　齊來歸子叔姬　齊侵西鄙

十六行父會晉陽穀弗及盟　四不視朔

遂及齊盟郪丘　姜氏薨　毀泉臺

十七葬聲姜　齊伐西鄙　及齊盟穀　至自穀

遂如齊　十八薨臺下　葬文公

遂得臣如齊　姜氏歸齊　行父如齊

宣元即位　遂如齊逆女　遂以婦姜至自齊

行父如晉　會齊平州　遂如齊

齊取濟西田　　邾朝

三晉成伯　郊牛口傷改卜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四及齊平莒及郯莒不肯伐莒取向　如齊

至自齊　　五如齊　至自齊

齊高固逆叔姬　得臣卒　齊高固及子叔姬

來　　六螽

七衛孫良夫來盟　會齊伐萊　至自伐萊

大旱　會五國黑壤　八至自會　遂如齊至

黄乃復　有事大廟　仲遂卒于垂猶繹萬

去籥　嬴氏薨　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

中葬　城平陽　九如齊　至自齊

薨如京師　取根牟　晉景伯

十如齊　至自齊　齊歸濟西田　如齊　至自

齊　歸父如齊　葬齊惠　天王使王季子

聘 歸父伐邾取繹 大水 行父如齊

歸父如齊 齊國佐聘 饑

十一歸父會齊伐莒 十三螽

十四歸父會齊穀 十五歸父會楚宋魯猶會之

他可知矣 蔑會齊高固無婁 初稅畝什一之法就其所收之多少而十取一也魯既行之而又逐畝以稅之正謂二吾猶不足也

蝝生 饑 十六郯伯姬來歸

大有年 十七會四國同盟斷道

至自會　弟叔肸卒　十八伐杞　歸父如晉

薨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奔齊

成元即位　葬宣公　無冰　作丘甲

許及晉盟赤棘　　　二齊伐北鄙

行父許僑如嬰齊會三國及齊戰䜋齊敗績

取汶陽田　會楚嬰齊蜀　及楚十一國盟蜀

三會四國伐鄭　至自伐鄭　新宮災三日哭

如晉　至自晉　僑如圍棘　大雩　晉荀庚

聘　衛孫良夫聘　及荀庚盟

及孫良夫盟　四杞朝　許卒　如晉

至自晉　城鄆　五杞叔姬來歸　蔑如

宋　僑如會晉荀首穀　大水

會八國同盟蟲牢　六至自會　立武宮武公也立者不宜立也武公十一世余南又非始封之君以遠當還不宜復立其廟特書而譏之左氏謂以鞌之功立武宮竊謂不然也春秋凡書宮者皆廟也未聞有功豫立廟以旌之者也

取鄟　邾朝　嬰齊如晉　蔑僑如

侵宋 行父如晉 七鼷鼠食郊牛角改卜
牛 鼷鼠又食角乃免牛 曹朝 不郊猶
三望 會八國救鄭同盟馬
陵 至自會 大雩
八晉韓穿言汶陽田歸齊 娶齊如莒 宋華元
聘 宋壽納幣 天子使名伯錫命 杞叔
姬卒 晉士燮聘 僑如會三國伐杞
衞媵

九杞逆叔姬喪歸　會八國同盟蒲　至自會

伯姬歸宋　　行父如宋致女

晉媵　城中城　十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會五國伐鄭　齊媵　如晉晉厲伯

十一至自晉　晉郤犫聘　及郤犫盟　行父如

晉　僑如如齊自蒹之役魯修齊好久矣蓋不待僑如之聘也魯受辱於晉其意將結齊以報晉借修好以為名耳　十二會晉衛瑣澤

十三晉郤錡來乞師　如京師　自京師會八國

伐秦　至自伐秦　十四僑如如齊逆女

僑如以婦姜至自齊　十五仲嬰齊卒　會七

國同盟戚　至自會　僑如會六

國會吴鍾離　十六雨木冰

晉欒黶乞師　會五國沙隨不見公　至自會

會尹子三國伐鄭　晉執行父舍苕丘

僑如出奔齊　行父及郤犨盟扈

至自會　剌公子偃　十七會尹單六國伐鄭

同盟柯陵　至自會　用郊　晉荀罃乞師

會單子六國伐鄭　至自伐鄭　嬰齊卒貍脤

十八如晉　至自晉　晉士匄聘　杞朝　邾朝

築鹿囿　薨路寢　晉士魴乞師

薨會五國同盟虛朾　葬成公

襄元即位晉悼伯　薨會八國圍宋彭城　薨會四

國次鄫　邾朝　衞公孫剽聘　晉荀罃聘

二姜氏薨　薨會五國戚　葬齊姜　豹如宋

蔑會九國戚遂城虎牢三如晉　及晉盟長樗

至自晉　會單子七國同盟雞澤

豹及大夫及陳表僑盟　至自會

四豹如晉　姒氏薨　葬定姒　如晉

五至自晉　鄭發聘　豹鄫巫如晉　蔑衛孫林

父會吳善道　大雩　會十一國吳鄫戚

至自會　戍陳　會六國救陳　至自

救陳　行父卒　六宋華弱奔　滕朝

豹如邾　宿如晉　七郯朝　三卜郊不從

乃免牲　小邾朝　城費　宿如衛

爲　衛孫林父聘及林父盟　會七國鄬

八如晉　宿會六國邢丘　至自晉　莒伐東鄙

大雩　晉士匄聘　九宿如晉　姜氏薨

葬穆姜　會十一國伐鄭同盟戲

十會十一國會吴柤　遂滅偪陽　至自會

莒伐東鄙　會十一國伐鄭　戍鄭虎牢

至自伐鄭　十一作三軍　四卜郊
不從乃不郊　會十一國伐鄭
同盟亳城北　至自伐鄭　會十一國伐鄭
會蕭魚　至自會　十二莒伐東鄙圍台
宿救台遂入鄆　晉士魴聘　如晉
十三至自晉　取邿　城防
十四宿叔老會十二國會吳向　豹會十二國伐
秦　莒侵東鄙　宿會八國戚

十五宋向戌聘　及盟劉　齊伐北鄙圍成救至
遇　宿豹城成郛　邾伐北鄙
十六晉平伯　會十國溴梁大夫盟　齊伐北鄙
至自會　地震　叔老會四國伐許
齊伐北鄙圍成　大雩　豹如晉
十七齊伐北鄙圍桃　高厚伐北鄙圍防
大雪　邾伐南鄙　十八白狄來
齊伐北鄙　會十一國同圍齊

十九盟祝柯　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
宿如晉　蔑卒　城西郛　豹會士匄柯
城武城　二十速會莒盟向
會十二國盟澶淵　至自會　速伐邾　叔老
如齊　宿如宋　二十一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至自晉　曹朝
會八國商任　二十二至自會
叔老卒　會十一國沙隨　至自會

二十三邾畀我來奔　豹救晉次雍榆
速卒　紇出奔邾　二十四豹如晉　羯侵
齊　大水　會十一國夷儀　至自會
豹如京師　大饑　二十五齊崔杼伐北鄙
會十一國夷儀　同盟重丘　至自會
二十六晉荀吳聘　會四國澶淵
二十七齊慶封聘　豹會八國宋
二十八無冰　邾朝　大雩　羯如晉　齊慶封

來奔　如楚　二十九在楚　至自楚

羯會十國城杞　晉士鞅聘　杞來盟

吳札聘　羯如晉　三十楚薳罷聘

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三十一薨楚宮

子野卒　羯卒　滕會葬　葬襄公臣子之施於君父者不可施於同列杜預謂隱元年諸侯會葬非禮也

昭元即位　豹會晉楚十國虢　取鄆　叔弓疆鄆田　二晉韓起聘　叔弓如

晉　如晉至河乃復　宿如晉

三叔弓如滕　小邾朝　大雩　大雨雹

四大雨雹　取鄟　豹卒五舍中軍魯因先代舊嘗用八佾隱公降而用六書曰初獻六羽文之躋僖公以父先祖定公反之書曰從祀先公皆善之也三軍之作以僭見譏今能舍其一故穀梁以為復正得其旨也　如晉

莒牟夷以牟婁防兹奔　至自晉

叔弓敗莒蚡泉　六宿如晉

大雩　叔弓如楚　七暨齊平　如楚

婼如齊莅盟　至自楚　宿卒
八叔弓如晉　蒐紅　大雩
九叔弓會楚于陳　玃如齊　築郎囿
十齊欒施來奔　意如叔弓玃伐莒
婼如晉葬晉平　十一叔弓如宋　歸氏
薨　大蒐比蒲　玃會邾祲祥
意如會七國厥慭　葬齊歸
十二宋華定聘　如晉至河乃復　慭出奔齊

十三叔弓圍費　會劉子十二國平丘

同盟平丘不與盟　晉執意如以歸　至自會

如晉至河乃復　十四意如至自晉

十五有事武宮籥入叔弓卒　去樂卒事　如晉

十六至自晉　大雩晉頃伯　意如如晉葬晉昭

十七小邾朝　郯朝　星孛大辰

十九地震　二十一晉士鞅聘

叔輒卒　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二大蒐昌間　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二十三婼如晉　叔鞅卒　晉執婼　晉圍郊

莒庚輿來奔　地震　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四玃卒　婼至自晉　大雩

二十五婼如宋　叔詣會九國黃父　鸜鵒來巢

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孫齊次陽州晉唁野井

婼卒、齊取鄆　二十六至自齊居鄆

圍成　會四國盟鄟陵　至自會居鄆

二十七如齊　至自齊居鄆　邾快來奔　如齊

至自齊居鄆　二十八如晉次乾侯

齊高張唁公

二十九至自乾侯居鄆

如晉次乾侯　叔詣卒　鄆潰

三十在乾侯　三十一在乾侯

意如會晉荀躒適歷　晉荀躒唁公乾侯

黑肱以濫來奔　三十二在乾侯取闞

何忌會十國城成周　薨乾侯

定元春王天子常於歲首令太史頒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令昭公薨于外嗣子未以喪歸天子雖頒朔孰從而受之故不書正月以明國無君則臣子不可代受朔也

喪至自乾侯　即位　葬昭公　大雩

立煬宮　隕霜殺菽　二雉門及兩觀災

新作雉門及兩觀　三如晉至河乃復

何忌及邾盟拔　四會劉子十八國召陵

侵楚　及諸侯盟皐鼬　至自會

五歸粟蔡　意如卒　不敢卒六侵鄭　斯何忌如晉

城中城　斯何忌圍鄆七大雩　齊國夏伐西

鄙　大雩　八侵齊　至自侵齊　侵齊

至自侵齊　齊國夏伐西鄙　會晉瓦　至自瓦

斯何忌侵衛　從祀先公　盜竊寶玉大弓

九得寶玉大弓　十及齊平　會齊夾谷

至自夾谷　齊來歸鄆讙龜陰田我實失之而齊歸之曰歸

如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也因魯田而以他國之田書故曰來歸見齊之侵魯也

州仇何忌圍郈　州仇何忌圍郈　州仇如齊

十一及鄭平　叔還如鄭莅盟

十二州仇隓郈　斯何忌隓費　大雩

會齊黃　至自黃　圍成　至自圍成

十三築虵淵囿　大蒐比蒲

十四衞公孫戌來奔　衞北宫結來奔

會齊衞牽　至自會　天王使石尚歸脤

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比蒲　邾來會

城莒父及霄　十五邾朝　鼷鼠食郊

牛死改卜郊　薨高寢　邾來奔喪

姒氏卒　滕來會葬　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

日下昃乃克葬　葬定姒　城漆

哀元即位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郊　何忌伐邾　斯州仇何忌伐邾取漷東沂

西田　州仇何忌及邾盟句繹　滕朝

三地震　桓僖宮災　斯州仇城啓陽　季孫斯

卒　州仇何忌圍邾四城西郛　亳社災

五城毗　叔還如齊　六城邾瑕　齊國夏及
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柤　何忌伐邾
七會吳鄫　伐邾　入邾以邾益來
八吳伐　齊取讙及闡　歸邾益　齊歸讙及闡
十邾益來奔　會吳伐齊　至自伐齊
十一會吳伐齊戰艾陵齊敗績
十二用田賦　孟子卒　會吳橐皐　會衛宋鄖
十三會晉吳黃池
盇

至自會　　　　　　　星孛東方

十四西狩獲麟哀公終二十七年如越復歸卒于有山氏悼公立

序魯世紀曰春秋主魯而述作者也故録魯之行事特加内魯之文列國稱侯而魯獨稱公列國書卒而魯獨稱薨列國之君至魯則曰朝大夫至魯則曰聘而魯之君大夫有事于列國則曰如經書公如齊如晉大夫如陳如宋是也列國之盟于魯則曰來盟而魯之有盟于列國則曰莅盟經書公子友莅盟公孫婼莅盟是也列

國之擅相吞滅者書曰滅而魯則不書滅而書取經書取鄟取邿是也列國之專殺大夫皆書曰殺而魯則不書殺而書刺經書公子買不卒戍刺之刺公子偃是也列國之君去國則書出奔而魯則不書奔而書孫經書公孫于齊是也春秋可謂尊魯之至者也仲尼刪詩則史克之頌不須之邶鄘衛齊鄭之風而係於清廟之後其定書則費誓之文獨附之盤訓誥命之末葢不獨於春秋之尊魯也嗚呼春秋乃為是尊魯之至者將望之

深而責魯以備也是故襃貶大法皆自魯始而是非善惡未嘗沒其實焉不書即位不書王不書正所以責備乎魯君也書夫人姜氏書婦姜書孟子所以責備乎夫人也書翬書柔書溺書仲遂所以責備乎卿大夫也曰郊曰禘曰大雩曰大閱曰大蒐所以正魯之僭典也曰考宮曰獻羽曰立宮曰毀泉臺所以正魯之禮制也曰初稅畝曰作丘甲曰用田賦所以正魯之失政也曰作三軍曰舍中軍所以正魯之柰權也曰築郿曰新延廄

曰新作南門所以正魯之厲民也曰大水曰螟曰螽曰震電曰雨雹所以正魯之慢時也春秋責魯之備蓋如此哉通一經之所書大而關乎王室之隆替係乎伯政之善否交乎列國之往來凡因魯以立文者其示義固不專在魯矣至為魯而特筆者常事則不錄所以修泮宮復閟宮克淮夷詩之所以頌春秋闕焉而所錄者皆事之變也攷夫事之所由變而十二公之得失蓋可觀矣亟於伐邾而捨盟蔑之信貪於得祊而忘許田之失

始黨宋衛以仇鄭而終挾齊鄭以惡宋入極之師既縱於無駭而伐鄭伐宋之師復擅於公子翬此隱公之所以有鍾巫之變也捨許田以遂鄭黨納郜鼎以成宋亂強則屈已於齊鄭宋衛之國弱則肆志於滕杞曹邾之君始逆兄弟之倫而天理墮終瀆夫婦之分而人欲縱此桓公所以取彭生之禍也會戚廢復讎之義納衛有奬叛之謀圍郕悖同姓之恩追戎啓夷狄之侮觀社則國政荒刻桷則侈心騁此莊公之所以不能克已者也

養慶父之禍而弗除歸季子之賢而弗任此閔公之所以不能保國者也弃夏盟而即楚則有從夷之罪先晉室而後周則無敬君之節須句之功不足掩升陘之辱取穀之辱不足洗至鄬之耻此僖之所以不得為全賢也三書不雨無勤民之心四不視朔無自強之志處父猒盟則辱於晉郪丘賂盟則辱於齊此文公之所以安於媮政也賂田求婚君大夫奔走無寧歲以為媚齊之謀不會於邑不盟於清丘而無事晉之志一逞於兵則

伐莒伐邾猶未已也而伐萊伐杞一放於邾則取向取
澤猶未饜也而取根牟此宣之所以無良圖也四卿得
志於齊僅能報二鄙之侵而十年三朝三聘于晉不能
止沙隨苕丘之辱如京師似可以求尊君之名而會盟
于蜀莫能掩其背華之實此成公得不償失而不知其
非也仲孫之用事者五叔孫之用事者十有四季孫之
用事者十有三卿專政之形成齊人伐我者七邾人伐
我者二莒人伐我者四則鄰國交爭之禍起雖享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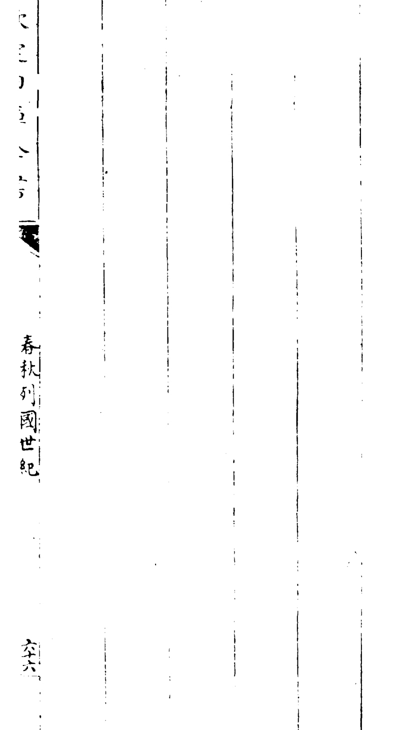
長倚晉爲重而已階削弱之端此襄公治實生亂而不悟其變也納牟夷之叛則非所以爲臣子之訓娶吳則非所以明三綱之序如晉至河而見郤則無以爲託國之謀築郎囿則民力竭於公蒐紅蒐比蒲則戎政歸於下此昭公所以淹恤於乾侯也會於夾谷而歸龜陰之田行乎季孫而墮費郈之都雖僅能明禮義之治雉門兩觀之作而僭典莫之改寶玉大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保惛於女樂而政歸強家此定公所以有聖人而不克

用也五伐邾而勞師于外四城邑而罷民於内伐齊以離中國之與事吳以結非類之好此哀公所以身適國之辱也夫魯雖秉周公伯禽之法守四代之服器其實衰微削弱不得與齊晉大國齒而僅肩隨陳鄭曹衞之間然所以猶賢於諸侯者有二其君猶知以禮而自守也其卿大夫多識文獻典章之舊也而所以國多變故而不靖者亦有二其家法不設而無正始之道也其兵柄不收而無馭下之綱也當時齊晉圖伯常以得魯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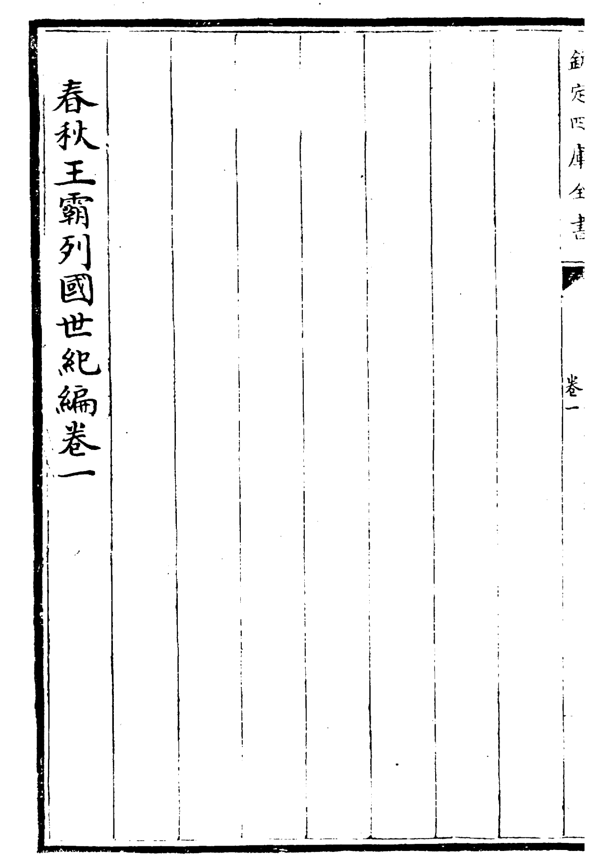
重魯之向背乃列國之所觀瞻齊桓始合會盟魯之不肯輕從者葢遲遲二十餘年鄄之首會姑以單伯來幽之初盟僅以微者會陽穀之合天下莫敢不至矣亦以公子友莅盟至名陵以後始堅於事齊而齊未得魯則莫能自安也宋襄以非禮名諸侯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及楚虔為申之會汰心虐燄震揺諸華誰能遏禦大侯小伯雖心知其不可黽勉麇至而魯獨從容退遜辭以時祭是所謂其君猶知以禮自守也臧僖伯觀魚之

諫能陳軌物法度之言臧哀伯取鼎之諫能舉禮樂文物之訓曹劌觀社之諫能明聘會征伐之典展喜之退齊師能道先王盟府之命季文子之逐莒僕能識君子事君之禮大師之樂不失二南二雅之章大史氏之書能備春秋易象之文是所謂其卿大夫猶多識典章之舊也此魯之所以猶賢於諸侯者乎自桓公不能刑于文姜而詒二國之患自莊公不能防閑哀姜而遺再世之禍共仲則通哀姜而賊般弑閔襄仲則私敬嬴而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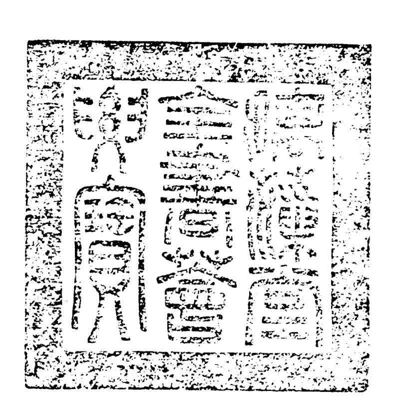
惡及視是所謂其家法不設而無正始之道也自隱失權於翬莊失權於慶父文失權於仲遂宣失權於歸父襄失權於宿斯昭失權於意如宋樂祁曰魯君喪政四世矣政在季氏三世矣晉史墨曰季氏貳諸侯為日久矣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況定哀以後哉是所謂其兵柄不收而無馭下之綱也此魯之所以國多變故而不靖者乎吁以魯積累之德其遺風善政所存者僅如此而末流之弊又復甚焉或曰魯之弱



也尊尊而親親此後世不能與時消息而裁於中修善自反而趨於善豈造端者之過歟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卷一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舉人臣羅步雲